

纪广洋

寺院建在半山腰，寺院不远处有一挂四季飞流的瀑布，即使在寺院深处、在闭门的禅房里，也能听到哗哗啦啦、潺潺淅淅的瀑布的声音和清韵。瀑布的源头是一眼清冽约突的山泉，寺里的用水就是从这个山泉汲取来的。

有一天，一个小沙弥汲水回来，对山泉的水源百思不得其解，他想：高高的山上都能冒出水来，那山下的水井怎么不冒水呢？再说了，山泉上边的山头既不是很大，又没有存水的凹处，这一年四季源源不断的泉水来自什么地方呢？他越想越困惑，就去请教一位高僧。

高僧就取出一个下端有漏孔的竹筒，让小沙弥往里倒水。小沙弥一边倒着，竹筒一边漏着。小沙弥只要一停止倒水，竹筒里的蓄水很快就流干净了。高僧就在竹筒里盛满细纱，再让小沙弥往里注水。这样一来，不用往竹筒里注多少水，竹筒下端小孔里的细流就淅淅沥沥地流好长时间。

看小沙弥仍然一脸迷惑的样子，高僧就开导说：“泉眼上边的山头就好比装满细沙的竹筒，内在的结构不全是坚硬的顽石，有一部分是糠木一样的吸水石，每逢雨雪天气，它就自然而然地吸收保存大量的雨水雪水，为泉水瀑布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这既是大自然的神奇，又蕴涵着物种世象的一般常理。”

小沙弥豁然顿悟：“多谢师傅开导，弟子这次明白的不仅仅是山泉的原理了！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白——师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现成的、钻了漏孔的竹筒呢？”

高僧微微一笑，不无幽默地对小沙弥说：“这是当年，我像你一样，还是小沙弥的时候，汲泉水的路上，也萌生困惑着你刚才提出的同样的问题，就向寺里的一位老法师请教。老法师为解答我的问题、启迪我的智慧，特意制作了这个竹漏。老法师圆寂之后，我就收藏起这个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竹漏，它曾经为我开启了智慧的灵泉……”

其实，智者的头脑和心胸，也像这孕育泉水和瀑布的山头一样，易于接纳和吸收外来的知识和心灵营养，厚积薄发地产生自己的智慧；更像这个盛满细沙的竹筒，既不能空虚，也不能凝结……人们常说的‘头脑开化’和‘虚心接受’，就是这个道理。顽而不化的头脑和死心眼儿，成不了智者。

“一拖”门口的遐想

刘 滢

那年，我青春的时光，
黄土地上，
汗水冲刷着梦想。
多少次啊，
我驻足凝望，
凝望远处那一抹红，
犹如姑娘的头巾在飘扬。

那是东方红拖拉机，
在把大地梳妆。

今天，我来到她的娘家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灰白色大门
像是饱经了沧桑；
门楣上的厂名
在旭日下熠熠发光。

六十年前，
第一台铁牛在这里出嫁，
六十年中，
多少台农机从这里出发。
奔向黑土地，
扎根红土壤。
阳春三月，
她给大地披上绿装，
金秋十月，
她让人们收获希望。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领袖的教导曾让一拖人豪情万丈！
古老的国度，
田野里不再只有“二牛抬杠”。

斗转星移一个甲子，
一拖也曾步履踉跄。
计划经济的宠儿，
需要面对市场经济的风浪；
共和国机械工业的长子，
需要自己去寻找食粮。

一拖没有倒下，
一拖人迎难而上。
国家革故鼎新，
企业搏击商场。
产品丰富多彩，
质量蒸蒸日上。
东方红永不褪色，
谁能说
一拖不是涅槃的风凰？

一拖的大门，
静静伫立在古都洛阳。
门前车水马龙，
门里绿树行行。
高大的厂房窗明几亮，
一拖人正在巧手置新装，
说——
要让新娘更漂亮！



郭宗忠

今年一月，衡阳诗歌学会成立，应邀去参加成立大会活动，才知道了洛夫是衡阳人。

湖南是诗歌大省，去了衡阳，那里诗歌氛围的浓郁超出我想象。诗人云集，在座谈会上，在诗歌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衡阳诗歌带给了我诗意涌动的冲击，在去衡山的路上，周瑟瑟谈着金斯堡谈着西川，宾歌谈着他读中学时要穿过衡山的一条山路去读书，也激发出我边听边谈中写下了几行诗：

丘陵和炊烟

跟着我们上山

瑟瑟和宾歌

跟着白云上山

金斯堡的嚎叫

让山中的鸟雀静默

瑟瑟挥着手

西川的大河拐弯



真正的闲暇并不是说什么事也不做，而是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赵春青 画

欧 阳

北京的迎春花完全是盛开的模样了。
早些时候它的花骨朵就露出了淡淡的新黄，只是我没去注意。直到清晨便拥抱朝阳的玉兰花钻出包裹着的花衣，急切地想展示自己脸上细润柔嫩的颜色，我才意识到春天已经漫步在楼宇和大街小巷上。

其实不是我对春天不敏感，城市在温室植物的装点下，室内和马路牙子上的盆栽鲜花四季都在胡乱绽放，虽然寒冬依旧按时抵达，但除非银花玉树，城市的街面和密植的建筑丛林，始终不会给出明确的季节暗示，只有穿行在眼中的人才会告诉你季节的故事；春天来了，臃肿的冬装被花枝招展的色彩代替，在被残忍地遮挡一冬之后，体型毕现的鲜亮服装日渐招摇过市，自信满满的性感少女还会现出腰部原色，给老而不衰，眼神不花，或者虽近视但仍然活力四射的男人注入激情的催化剂。

城市的四季更像是人的四季，真要感触自然的四时轮替，就得到“博物馆”般雕塑的公园里，才能看清人也是大自然的局部环境。

王太生

春日读汪曾祺，看到他在《人间草木》里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似听见一个老头儿在喃喃自语。

春天的时候，到户外走走，很容易会遇到一座老桥，一树花儿。

有个朋友住在一座老桥的旁边，桥旁的河坡上站着一棵白梅。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其实是很美的，风和景明，桥与梅，梅与流水，相映成趣。

住在这样地方的朋友，你去寻他，其实是好找的，先看到一架古桥，然后看到一棵树，开满白梅。有一个小院，草木深深，轻叩木门，里面的人，应声而答。

在我们这个小城，有些人家的宅院门口都长着花儿。

在一条老巷子里，有户人家门口长着紫藤，若遇主人不在，人又走倦了，还真得停下来，找一节台阶，和他门外的花草坐一会儿。

花儿，摇曳生趣。前几年，我曾写过一篇《不曾住过的院子》，我在文字里说，“一觉得自己从前

山，不一样的山

我们抵达心之内的衡山

衡阳诗界把洛夫作为他们的“诗神”，每一本选集或者朗诵会上，洛夫的诗歌独具光芒，作为衡阳诗歌的“头把交椅”，洛夫是当之无愧的。

洛夫 1928 年出生于衡阳相市乡。1943 年以笔名“野叟”在《力报》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秋日的庭院》。1954 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历任总编辑数十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他的诗因近乎魔幻的表现手法而被称为“诗魔”，出版 40 余部诗集。2001 年，3000 行长诗《漂木》出版，震惊华语诗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宝岛台湾的诗歌，最早接触的是余光中的《乡愁》，那种撕心裂肺的对祖国、故乡、母亲的情怀与乡愁，震撼人心。我也收藏过数十卷台湾诗人的诗集，洛夫、痖弦、席慕蓉、郑愁予、方明等等，他们骨子里保持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并有着独自の开拓意识。

有幸，去年十一月，在北京举办的“纪念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颁奖典礼大会”上，见到了主席台上颁奖的郑愁予、方明先生。

在上台领奖时，我带着一个突然接到的“任务”，请郑愁予先生给一家刊物题写刊名。在典礼中，一个

外地的朋友通过微信看到我在现场，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感到机会难得，在上台领奖与郑愁予先生握手时，提出了这个不合时宜的“请求”。郑愁予先生当即爽快地在准备好的纸上，写下了“迦运河”三个遒劲有力的字，并署上了“郑愁予”。郑愁予先生不仅仅是诗歌本身让人敬仰，他的人格力量也让我高山仰止。会后的午宴，与郑愁予先生合影，并聆听先生的教义，受益匪浅。

方明先生儒雅谦和，别具一格的服饰，加上一条围巾，如此近地与台湾诗人接触，从“诗”到“人”，真正有了一份带着温暖温情的体认。作为一个诗人，诗歌和人是不可分离的，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诗歌，一点不假。再读方明先生的诗歌时，他诗歌里的乡愁、大情怀、优雅与古典澄澈，才更让我临其境的融合。

方明与洛夫先生相交甚厚。“洛夫的雪楼，方明的诗屋”，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诗坛佳话。许多到台北的诗人去过“方明诗屋”。“方明诗屋”也成为台北的一个文化坐标。“方明诗屋”四个字是洛夫先生亲自题写的，洛夫书写了三十余首方明的诗歌，这对洛夫对方明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心灵契合的诗歌相遇。这些书写的诗歌，大部分在“方明诗屋”里珍藏着，方明先生说，他都是视若珍宝的。

遗憾的是，这种珠联璧合的诗坛奇遇成了绝唱！方明先生在给我的微信里发来一段话：

2018 年 3 月 10 日 洛老因气喘加重入院治疗，时尚清醒，与师母与我仍可对话。3 月 12 日因病病情恶化转入加护病房，之后多沉睡，其间，医生趁洛老醒时，指向师母及我，问是谁，洛老微弱回答：“老妻”“老友”。3 月 17 日晚上，洛老一手握住师母，另一手握住我，长达 15 分钟，之后入睡。当天香港诗人杨慧思亦得洛老同意见面，我亦播放谭五昌教授的“办好洛夫国际诗奖”之承诺，洛老点头言谢。

其情拳拳，其意真切！洛老有方明先生这样的诗歌挚友，有福了！

没想到，洛老 3 月 19 日凌晨去世。其时北京飘起了一个冬天没有的大雪，大雪如斯，也在悼念那个满怀着乡愁的诗人……

衡阳也没有忘记他们自己乡土上的诗人与亲人。收到了衡阳诗友发来的信息，3 月 21 日下午，湖南衡阳文学界百余位作家、诗人，以及洛老的亲友、母校校长，共同来到衡南县相市乡艳山村，为日前离世的诗人洛夫举办全球首场追思会。

洛夫的诗在故里，心在故里，情在故里，他的诗他的魂，终于回到了故里，在故乡的土地上，永远扎下了他的生命和诗歌之根。

席匠老蒋

李格珂

乡路上，席匠老蒋推着他半新的永久自行车，夕阳的余晖洒在他古铜色的脸上，脸庞透着厚重而质朴的沧桑。这一幕如同翻开的旧相册，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老蒋儿说“技不压身”，这话不假。专注一技，独具匠心，匠人们靠一手绝活，在乡里挣个辛苦钱，日子过得滋润，也是人人艳羡的美事。蒋家寨的老蒋，就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席匠。

老蒋家是席匠世家。少年跟随父亲学习编席，因为贪玩，没少挨骂和挨打，七年才学成出师。成年以后，技艺精进，超越了父亲爷爷。一年里，忙完地里活，老蒋就被四邻八乡请去编苇席。

老蒋五十多岁，络腮胡子，好抽烟，嘿嘿笑时，龇出满嘴黄牙。那一双大手已展开，粗糙皴裂，大小裂口数不清，新伤旧伤痕，看着瘆人。见到小孩，老蒋喜欢嘿嘿笑着伸手摸脸蛋。孩子们细嫩般的脸蛋，屡屡领教那刀锋刻划般凌厉的抚摸，吓得像老鼠见了猫，缩头缩脑，但又舍不得老蒋变戏法般手心变出水果糖来的诱惑。所以孩子们对他又爱又怕又想念。我就是那孩子堆里一傻小子。

我家盖新房，盘新炕，要换新炕席，预示新开端，这时候，自然请老蒋。当然得提前几月去芦苇荡割芦苇。老蒋来的那一天，推着他的半新“永久”，车上挂着帆布大挎包，油膩膩的，里面是各种编席的家伙什。整族的芦苇，已干透。老蒋利索地掀倒，旋开。先捋叶打尖。这道工序做得一丝不苟，双手配合敏捷。每根芦苇经过他粗糙大手的抚摸，就像脱胎换骨一般，变得干净、光洁。

老蒋清扫废料，开始选苇，粗细分开。然后破篾，一手捏梭刀，一手推送芦苇，刷刷刷，篾条子如开花般破开飞出去，齐整整落在前方。到了黄昏，老蒋的眼前变成一座白花花的小山。细长的篾条需要洒水浸湿，加上夜晚的湿气，足以使篾条浸润得柔软坚韧。

第二天，老蒋来了。摸一摸篾条儿的韧劲，然后在院子摊开铺平，套上碌碡，反复碾轧，这得大半天。慢工出细活。整整一上午的碾轧，篾条儿变成薄如蝉

春天印象

虽然地面还是去年的枯草，还是褐色的泥土，公园里制服马甲的勤奋园丁已然在喷洒雨滴，是为了更快地吐绿？还是阻挡灰土尘迹？

走在小径，一边是跟着孩子瞎跑的青年夫妻，一边是推着轮椅的老年伴侣，生命的轮转轻松祥和，相映成趣。

远处的两行柳树在阳光下辉映着点点绿意，树下两个女学生模样的蓝衣、红装挨着头在说话的样子，接着就看见红衣少女站起来弯腰，很快又直立，想必是什么趣闻、笑话从脑子里蔓延到了身上，脸上遮不住的开心笑意，这番景致让人看到春天里人和自然交融的纯色美丽。想着走近观赏，满足一下复杂的审美欲望，结果延续着的笑仍在脸上，人却带着笑离开了。

我移情柳树。远观的绿，近看只是毫米级的芽孢，冬的萧瑟还是顽固地不愿离去。

更远的小道岔口，一对老夫妇坐在椅子上，背对

着阳光在看天上的云。旁边一只大约 20 多厘米高的狗似想走却四肢不动地站立着，看着走近的我，然后看看侧边椅子上坐着的饲养员，然后再向远方看去，不知道是不是在想高瞻眺的远方，眼神煞是可爱。

“这是什么品种的狗？”我问。

男的说改良的京巴狗，女的说京娃子。

哦，就是哈巴狗了。如果不是“骂人的话”，乖巧的颜值和听话的本色全都很可爱，人之所好大概就是如此了。但凡温顺、乖巧，无论是人还是狗，主予都会爱怜的，就像和珅，如果他在别处也像在皇上身边那样乖巧、幽默，说不定老百姓会把他的泥像放进忠臣殿堂。

这个当然不是国人的专利。美国佬也会衷情顺从角色，要不然，那个假装被咬了一口、有所残缺的苹果也不会把吸毒、叛逆，还爱干烂事的乔布斯赶走的。不过病态臆想的情感脱离难以彰显实际的功利

效果，真要做实事，摇尾巴讨主人喜欢往往效用欠佳，未了还得是除了“逆贼”鲍勃·迪伦谁也不服的乔布斯那种异端脑袋才行。

日已偏西。一边走一边不看路，四处张望的眼睛在柔暖的光影下，扫描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帅哥；手里拿着本深色封面的厚书。这种形态尽管能勾起往日的风景回忆，但感觉还是陈旧过头了——有很多年不见此等旧日习气。不知道是在等人还是还是在读书，又或者是在利用晚生们陌生的把戏来施展旧时的老套诡计：意欲诱惑爱书之人上钩……如果帅哥真是精心谋划着这样表演，恐怕难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姜太公钓鱼本来真伪就难以考证，何况是那么久远待传花。《本草纲目》里说，“叶似蒺藜，是一种朴素而好看的花。”《本草纲目》里说，“叶似蒺藜，两两对生，嫩时可食。三、四月开小花如蛾形，淡紫色。”这样的季节，倘若访客不遇，也并不需要树下问童子，他大概是忙去了，且搬只小板凳，在他家门前坐一会儿，这时候，会看到千朵万朵的紫蝴蝶，在时光小道轻盈翩跹。

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想。虽然花开花落一如既往，生命循环依然如故，但这

是一个新的春天，是新的花季，在繁乱争春的季节里，新的生命和旧的灵魂，入静或才识得春之味——

新的春天应该有奇迹。



如果口渴了，可以先摘上几颗尝尝。

门外的花，是一个老房子的建筑小品。花是闲情的，主人也很雅趣。

在徽州，我又遇到汪曾祺所说的情形，有一户粉墙黛瓦的人家，门墙上爬着那种绿绿葱葱的凌霄，弯弯曲曲的藤蔓，嫣红的花儿，开得正欢，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大概是走累了，坐在门口花下的一条木凳上，咧着嘴，和花儿以及房子的主人攀谈说话。

乡下的老房子，门外也有花。春天，在乡下，我的一位亲戚，他家门外一片紫蝴蝶翻飞的豌豆花。豌豆花，是一种朴素而好看的花。《本草纲目》里说，“叶似蒺藜叶，两两对生，嫩时可食。三、四月开小花如蛾形，淡紫色。”这样的季节，倘若访客不遇，也并不需要树下问童子，他大概是忙去了，且搬只小板凳，在他家门前坐一会儿，这时候，会看到千朵万朵的紫蝴蝶，在时光小道轻盈翩跹。

把花种在门外的，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是一个随和大气的人，不把花只种在院里独乐，而是种在门口，与路人分享。

真想做一回青石台阶闲淡人。春风再度，清风拂面，岁月不老。